周易說翼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之二

咸

顥問觀其所感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曰天地之情曰生萬物之情曰好生非其感也其何以見之乎恒能見天地萬物之情者何曰其性變化乎不然則天地聖人之用息矣橫渠張子曰咸不可止以言夫婦之道蓋或同或異或以相悅或以相畏以愛心來者自相親以害心來者色自別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實相感也

咸以虛受人者何曰自偽者不足與有明也自實

者不足與有能也確如山悅如澤忘私而順理

將天下之志可通矣

志在外者何曰初六位卑不足以觀乎人人微不足以動乎人然有正應焉故其志則在天下國

家矣

雖凶居吉何以順不害也曰言二咸腓而動雖凶也能順乎理而得其所居以動斯免夫本義訓居爲靜如何曰與小象雖字不合

所執下者何曰咸股以感在上之人德不足以動

一其好材不足以動其求是隨在下小人以往其

所見亦卑矣是故衛鞅以景監車裂孔光以董
賢招尤
志末者何曰程子曰五上係于上六下係于六二
感人之志淺末焉是以當咸脢而背私心也不
然四也且朋從爾思而况于五乎子夏曰在脊
爲脢
恒
增問終則有始者曰言能變也夫子又不云乎易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不能利貞而知變焉
其何以恒亨無咎乎是故夏之忠不可以治商

之民商之質不可以治周之民猶是損益皆不得已而然也

日月得天者何曰得天終則有始變化之理也四時聖人皆謂此耳孔氏曰變通隨時方可長久

立不易方者何曰既動而順又易方焉是渝常道也不易方者非泥也君子懼誘于其物也

始求深者何曰常道可守也不可浚也浚而深之則反常矣況于始乎故下學所以上達索隱所以敗俗非求于九四者之說乎曰借四爲言耳

無所容者何曰不德之人已不用恥矣人亦莫之

恥也惟不恒其德者有至焉有不至焉人將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其君子則絶交其小人則肆謗羞也紛然而來何所容乎故脩德者必熟而後已詩云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久非其位安得禽者何曰君子久于仁義之政則下足以化民久於仁義之謨則上足以正君禽是而恒焉則雖術之如彼其詐也行之如彼其久也秖以滋亂耳田也何所獲禽乎詩云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從一而終者何曰古之忠臣節士不事二君者乎

謂婦人貞吉矣從婦凶者何曰唐玄宗之于李林甫宋神宗之于王安石可謂夫子之凶矣曰太甲成王之於伊尹周公何以不凶曰是從其賢也非從其婦也從其賢猶從一而終也

大無功者何曰仁將熟而一欲之不忍前仁盡廢矣義將精而一利之不制前義盡棄矣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其振恒乎

遯

問遯亨小利貞何以浸長也曰當遯之時小人方浸長也若大有所正顯有所爲其難可立而至

矣剛當位而應與時偕行不亦小利貞乎

遯何以遠小人而嚴也曰君子言雖遜而正行[illegible]
謙而危故疾之則無瑕詆之則無隙故曰市朝
有山林焉京尚賈有巢許焉詩曰衣錦絅衣裳錦
絅裳

不往何災者何曰既失幾而后遯又臨危而遽逃
斯是以爲災乎責小而位卑晦處而靜俟又何
災

不可大事者何曰陽剛之賢方遯而有所係則不
能遯矣此臣妾之輩肆爲姦諛以害我之時也

若大正之其禍可立而至矣包容含畜不露圭角斯免夫昔者陳寔之處張讓狄仁傑之處諸武蓋由是道也詩云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以正志者何曰容其謀非以爲邪也社稷之基自此立隱其行非以阿黨也危亂之機自此消如是之遯不亦嘉乎故五曰正志二曰固志君臣同心其所以防禦人者密矣誰其係而好之者哉故張子曰二居君臣正合之位中順固志使外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矣

肥遯何以無疑也曰其中心蚤有所見者乎誰其

係而好之者哉子夏曰肥饒裕也

大壯

景童問大壯利貞何以剛以動故壯大者正也曰天下之政不外于大天下之剛不外于正正一理而三名

大壯何以非禮弗履曰天下莫剛于天理莫柔於人欲棖也慾焉得剛

其孚窮者何曰位卑而言高交淺而謀深居近而圖遠力小而任大壯趾之志雖非求榮達也亦且窮而凶矣況志在榮達者乎

九二貞吉何以中也曰書不云乎不剛不柔厥德允脩故壯而不壯斯壯矣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也者何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以制之如羝羊觸藩以羸其角故雖貞亦厲也故君子以德化不以智窮程朱二傳以罔爲無亦通

藩決不羸何以尚往也曰非壯于大輿之輹者其能然乎斯其人可謂力足任重而材足以過險其往也又何所礙哉

喪羊于易位不當者何曰位雖不當消乃當也詩

云魚網之設鴻則罹之朱子解羊為五之壯程子解易為五之和當兩取也

晉

拱問晉彖何也曰明出地上無所不照雖百姓亦昭明矣順而麗乎大明君臣同心小人難容奸矣柔進上行變無斷之資而爲高明之主此康侯所由以行其志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亦其時之宜然乎

晉何以自昭明德曰此君子治己以治人也故小人之所進君子之所退也君子之所進小人之

所退也

獨行正若何曰言四雖初之正應也然進不以正貪而嫉賢則不我應初之行正不亦獨乎裕宜乎其然也程子曰苟未見信則當安靜自守無急于求上之信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失於義矣蓋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

六二亦貞吉也又何以受福曰六五之忠猶可通焉耳司馬君實之於宣仁是也故苟有用賢之主天下雖婦人猶可為也而況于以天子行之

乎然如不用何愁如者恐懼憂患之謂蓋上疑

六五之不斷下防九四之見害也

衆允之何以志行也曰其改過乎善日進高明以

思齊群賢者乎人皆信之悔宜其亡矣詩云謂

予不信有如皦日

鼫鼠貞厲何以位不當曰言位不當已之德也德

不中正而據高位位也適足以濟其貪耳詩云

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往有慶者何曰柔弱之君多聽左右之言與賢者

疎遠矣失得勿恤可謂上不恤音[illegible]之[illegible]下不

恤鼫鼠之讒而惟親中正之賢也斯往[illegible]將天下可為吉無不利宜乎其然

道未光者何曰當是時也位已崇富貴已極可謂晉之于角矣惟伐邑自治其私雖危厲吉無咎也然不知以盈滿自裁至是始自治以保位故又貞吝斯夫子謂道未光乎

明夷

詔問明夷利艱貞何以言文王箕子也曰羑里之囚傷其明也其天乎佯狂之利晦其明也其人乎在天者不可求在人者不可不勉文王箕子

有安勉之異

涖衆用晦而明者何曰其不教之教不令之威乎
將天下陰受其化矣

義不食者何曰王弼曰絶迹匿形不由軌路曰于
飛懐懼而行不敢明顯曰垂翼然皆見之早也
故三日不食接淅而行也主人有言衆人固不
識也昔者叔孫豹初生其父得臣筮得此爻卜
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
牛卒以餒死後穆叔果遇婦人于庚宗生竪牛
何曰雖謂穆叔見之不早可也如其早見而不

動于欲豈至是乎

順以則者何曰夷于左股行不順矣用拯馬壯可謂求賢以輔其不足而將有為也其知則之當順者乎蓋從九三而言也

獲心意者何曰程子曰入于左腹其交深矣獲明夷之意奪其志也于出門庭斯行之下外也嗟夫用是道者其王安石之於宋神宗乎當時也君子猶欲有言其不折肱者幾希矣是以君子辯之於早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醫書曰心在左腹

箕子之貞何以明不息也曰天人之一也天之陽未嘗盡消人之善未嘗盡亡故君子保其身以有爲也洪範之陳其天于其人乎

家人

問家人利女貞彖何以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曰有禹文則有塗山太姒有桀紂則有妹喜妲巳女貞者家人之本也然皆丈夫表之耳丈夫而苟耶女不貞矣故女正位以下責乎男嚴君以下責乎爲父母者也

言有物行有恒者何曰辭能當業謂之物行能信

人謂之恒此種火之本起風之機也

志未變者何曰事巳僨而后救其策則不善家巳衰而後振其力則不易初九而閑其家骨肉之情無間雍睦之化自昭又何悔之有邪書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六二之吉何以順以巽也曰牝鷄之晨身與夫而並殲奔織之休家及國而俱殞中饋而在則事神祭老之需軍國賓客之費佐乎夫君者亦多矣又何必自遂哉

問正位者何曰上逆其君以聚歛下逆其民以施

爭雖富如季氏謀如安石皆非順也故兄弟和
順則財不私積出入有經則國用不匱方夏寧
而四夷賓皆大吉之美也
交相愛者何曰孟子曰無仁賢則國空虛王至有
家其人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庶事可勿問矣吉
又何疑也
反身之謂者何曰家過盛則驕泰之子生財極足
則淫奢之徒出有孚威如言主家者之言行無
時而可易也論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孟子曰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

睽

九儀問悅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何以正小事吉曰志之始求合也爲之則以漸也舉之不太過也故小有所事以濟睽也然而大同自是乎基矣遯曰小利貞也六五小貞皆此類乎

以同而異者何曰同而不異黑翟之廢義也異而不同楊朱之賊仁也理一而分殊于天下無難也程子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

避咎者何曰始睽而見惡人彼將不復爲異而自化也如既睽而後求見于事則無濟于巳則損德滋磷已甚故有悔而喪馬者見惡人也悔亡而無咎者自復也

未失道者何曰舍肉之事非君子所宜行也頡考叔則爲之複踊之價非君子所宜識也晏平仲則言之崇孝而省刑又何失道之有乎夫巷也雖閭閻之小徑內可以通朝市外可以通四海于道未嘗有礙也

位不當者何曰處不中正而復丞儒以利人其能

有立且行乎是以後曳其輿而前掣其牛也斯人也天且劓之謂其昏暗無所聞知也若遇剛明之友斯免夫程朱以天訓髡非與曰改經而訓予未之敢安也

往有慶者何曰膚噬則肝膽心肺之相照矣又何睽之不能濟哉

群疑亡者何曰陰陽和則中道見時雨降則萬景新於是豕洗其塗鬼奔其車弛解其膠矣然後知婚媾之不至非彼也罪實已之未往也蓋傷於明之太過耳

蹇

增問蹇利西南何以往得中也曰天下之道惟中正則無危險以九居五斯徃也其免夫故利見中正之大人則可以正邦矣

反身脩德者何曰君子之遇難也怨天誣也怨人妄也誣與妄阻莫甚焉反身而脩德克己之仁待時之義處難之智固窮之信兼之矣又何蹇

宜待者何曰言是來也非既往而復還也即不往而待之耳斯人也爵祿不得而餌勢位不得而迫其所守者可知譽何如也

終無尤者何曰義之所至利莫大焉忠之所極順莫過焉終無尤者夫子之進忠臣也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內喜者何曰九三往則遇蹇不往則還得其所矣安處善樂循理中心之喜可知也今有丈夫從役于外也不往而處其室家之喜何如哉

當位實者何曰以六居四乃實當位非僞也既以實而來何所不連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中節者何曰人君偏聽小人雖有忠朋去之先矣

故臨難而莫救也九五中正讒邪無自而入當其大蹇也匪躬之臣胡爲而不來乎

解

顒問解來復吉何以得中也曰當蹇之時以失剛中之臣也難既解而來復得此剛中之臣耳西南之利可謂平易近民者也衆其有不得乎若或有攸往而不夙則禍幾除而復作業垂成而復壞前功盡棄也故夙吉者往有功也故失剛中之臣雖九五亦蹇用剛中之臣雖六五亦解進賢爲大也

赦過宥罪者何曰雷者天之義也不義則民不威雨者天之仁也不仁則民不懷故雷雨作解者言旣懲其過罪矣故可赦而寛之也孔氏曰赦放逸也過失誤也宥寛也罪故犯也

義無咎者何曰當解之始以初柔而濟四剛可謂不折不廢矣故無咎

九二貞吉得中道者何曰君子之于小人絶之太過則怨深懲之不及則害長此后世調停之說也若得黄矢而去三狐深中邪媚之病矣其能復行乎哉

未當位者何曰惟其已位未當而不正斯小人易親而君子易遠也若九四解去初六之拇陽剛之朋斯孚之矣蓋世未有依違于邪正之間而能有濟者也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者何曰六五柔尊羣邪之所共趨也衆奸之所咸附也於是迷惑其心使不正纒綿其足使不行矣故君子惟有解去比黨不為所羈縛則吉矣然使小人未退猶未驗其能有解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日消

以解悖者何曰蓋解其既降而復返者也其周成

王之誅奄漢高帝之伐陳豨乎故曰登墉而射隼也弓矢之器如之何其勿藏然則放馬牛罷兵歸家者已早乎

損

保之問損而有孚二簋應有時者何曰二簋用享即損而有孚也蓋事神之誠即取民之孚也養神之儉即損民之節也損而有孚蓋下不違于禮不悖薄于自奉信于自足是以雖二簋可用享也故有元吉應有時者何曰其曾子所謂國奢示之以儉之意乎

懲忿窒慾者何曰君子不忘則不存不失則不得

故忘其忿以存親也失其慾以得理也雖損之

又損以至於無可也

尚合志者何曰位卑而上志不合其能行乎然居

下而任重功成而受美鮮不及矣故程子曰已

事遄往不自以爲功也酌損之過與不及皆不

可也嗚呼量力而動見幾而作者知矣哉詩云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

中以爲志者何曰天下之道中而已矣是豈可損

乎故弗損乃益之也其天下之化中乎故曰利

貞征凶

三則疑者何曰猶書言任賢勿貳乎然則古之舉八元八愷者不已多乎曰其實一也如其一也雖百辟庶士奚其多

亦可喜者何曰改過不速則成惡去疾不速則成病故喜聞過者不憚直友樂去疾者不忌良醫損疾使遄又何咎耶

自上祐者何曰十朋之龜天下之至寶也六五虛中居尊受而從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業以定天下之疑何往而不可哉故弗克違者

雖欲拒之不能也非天啓其衷乎
大得志者何曰君子散財以發身小人忘身以殖
貨弗損益之取其心矣其不得臣無家乎無家
者天下一家也

益

世寧問益既言損上益下其道大光又言中正有
慶木道乃行曰進無疆其益無方與時偕行者
何曰其道大光非違道于譽也皆中正有慶耳
君是則仁德廣被是木道乃行也故益動而巽
德行政事日祇于無窮矣猶天施地生其益無

方也蓋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耳子夏曰雷以動
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盈曰益
象云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何曰過不改則善不
遷風不烈則雷不迅昔者仲尼之誨七十子也
問善者皆告之以其過其益乎
下不厚事者何曰王輔嗣曰時可以大作而下不
可以厚事得其時而無其處故元吉乃無咎也
元吉者何曰言天下之大謀非好名也任天下
之大事非利己也
損益二五何以皆弗克違十朋之龜也曰六五虛

中居尊樂取天下之善者也雖天且佑之矣況于人乎六二虛中任事樂受天下之善者也雖天且通之矣況于他乎

益用凶事固有之者何曰凶事者如震撼擊撞盤錯紛結黯晴汙濁險阻患難之類盖皆使之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是故不孚則上不信不中則上不從不用圭則越職而犯分鮮不及矣昔汲黯矯制振貧趙充國之屯田先零其固有之者乎

以益志者何曰撥亂而反正舍危而就安其志豈

以損天下哉公也如之何其弗從乎益告公之道雖本中行而尤貴于誠也中而誠雖遷國可也

莫益之或擊之何以皆自外來也曰程子曰苟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信斯言也義利之間盈虛之際其吉凶之門乎

夬

詔問既曰所尚乃窮又何以其危乃光也曰君子

之去小人不徒言也尤以其身耳是故揚于王
庭孚號有厲言决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身决也
蓋身之不治而惟言之是尚人將議我如之何
其去人哉詩云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夬之象何曰施祿及民夬之利也居德防諱夬之
義也故君子散財以發身並已而正人如是而
小人不去者鮮矣
不勝而咎者何曰位卑而無正應言之無與爲倡
也行之無與爲隨也以其憤心而往豈惟躁其
前趾將終身俱仆矣則何益哉

有戎勿恤得中道者何曰惕號人所難能也莫夜人所不知也可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剛而能柔中尚有失乎戎且去之奚恤耶

君子夬夬終無咎者何曰壯頄遇剛也非君子之夬也獨行遇雨若濡則君子之夬道也其志容矣人雖有慍又奚咎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既曰位不當又曰聰不明者何曰惟其不明是以居不安行不進耳

聰不明者何曰張子不云乎一陰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四獨乘之故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爲力易溺於所趨者必不能用故聞言不信也

中未光者何曰比于上六故耳若中行則光矣程子言雖行于外不失中正而未能心正意誠恐非也夫人心不正意不誠而能行中者耶子夏曰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

終不長者何曰愼始也始所能久乎正其終豈至于無號乎

姤

官問不可與長者何曰姤邪足以敗國嚚訟足以殄世牝雞之晨可以索家皆女壯也又何長之有

施命誥四方者何曰天下風行無物不遇后爲施命誥四方無人不化

柔道牽者何曰此聖人待小人之仁也初陰而係于金柅斯勿見凶矣不然如羸豕蹢躅祇自取害耳以羸豕曉君子者亦通

義不及賓者何曰君子防其始則其終可救也謹

于微則其著斯善也夫包有魚者其叔敖之瘞雙首蛇乎又奚及實以害人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九二之道廣矣

既曰中正又曰志不舍命者何曰命天理也即中正耳舍之在己天其焉往故曰有隕自天也蓋以杞包瓜而含章以處之即不言之天也子夏曰作杞匏瓜朱子曰以陽剛中正防始生必潰之陰然陰陽迭運乃理之常若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

上窮吝者何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喪其

姤角之徒乎

革

鸑問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何以順天命也曰幽孝享下有廟而明利見乎大人何所悞作者哉故征用大牲盖非諂神媚人也于天理何逆乎王弼曰以蓄得大人乃得通而利正也全乎聚道用大牲乃吉聚道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

除戎器戒不虞者何曰其順以説乎苟求順民心而使之悦則戎器爲瀆武也

其志亂者何曰爲善而力小親仁而志弱方有所

爲而群小譁然是以乎有孚之正應不終乃亂乃萃也勿恤一握之笑而若號呼君子斯其善補過矣

中未變者何曰六二柔順中正而有正應其引五以聚也蓋道之以正而開之以誠是其中心孚乃用禴耳又何變于群陰之有

上巽者巽乎上六乎曰上六陰柔非六三之正應也如是而萃真可嗟而無所利矣夫所謂往無咎者蓋舍上六而往求賢于已者也其九四或九五乎然始恃所合之小人其晚也不利而后

遷善故雖無咎亦小咎

大吉無咎何以位不當也曰以不正事君者雖革乎君民斯怨以不正臨民者雖革乎民天斯怒

大吉無咎言君子以道而變位也

志未光者何曰萃有位非萃有德也如是則有悔矣元永貞焉斯天下信之德充其位志斯為光也故悔亡

未安者何曰上六小人以媚悅而瘉高位是以禍至而齎咨涕洟無所咎也如其德安乎上臨難不懼又何齎咨涕洟之有戒占者如何曰嗟何

及矣

升

世寧問南征吉何以志行也曰巽而順剛中而應其所存者可知矣然必用見大人斯可以志行而有慶故元亨也王弼曰以柔之南則利乎大明也巽順以升至於大明志行之謂也

升何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曰其巽以順乎夫順言乎其坤也積言乎其巽也故君子含信美而求聖神外致曲而思變化吾未見其然也

上合志者何曰變昏暗之氣革柔溺之資憤卑下

之汙憎狹小之見起赤子之心巽剛明之賢上將憐而與之同德矣信乎其升哉大乎其吉哉九二之孚何以有喜也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之所必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況于人乎喜而後可知也

無所疑者何曰君子剛則不困巽則不躓雖升夫華如入無人之邑矣何所疑哉傳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其是乎其是乎

順事者何曰言周之王業通于岐山之日三分天下有二者豈有所謂逆哉人心從而天命歸乃

至順之事斯具乎其升矣程子曰昔者文王之
居岐山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
賢而使之升進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周之
王業用是而亨也

大得志者何曰貞吉升階則必升堂而入室矣内
無屋漏之愧外無門庭之寇坐神聖于九重極
統御乎八荒其志有不得乎

困

九儀問困既亨吉無咎而又云有言不信者何曰
語不云乎予欲無言

困何以致命遂志也曰命者天之數也出于無爲
志者我之道也根于有生故命不致則誣天志
不遂則誣巳故君子致命以遂志遂志以立命
幽不明者何曰株木無枝葉之榮幽谷非發生之
所皆在下而陰者也使少有從善向上之明豈
至于盤處于塊然木根而坐卧不安乎
中有慶者何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而不施于時
君子之所困也然斯其中皆天下之福也惟候
朱紱者求之耳故利用享祀積誠以感君也君
征則有凶然而志在天下非有私也其義亦何

咎

毋剛及不祥者何曰六三小人也而舉逆誅鮮不
及矣昔者齊崔杼取棠公之妻筮得此爻而陳
子獨曰不可後棠姜通于莊公杼因弒君而自
戮

志在下及有與者何曰九四位不中正而爲二所
問故困金車也故徐徐之來困欲求下位之賢
以共載也夫初也既以正應而相與四又何患
哉程子曰二以剛在下載四故云金車

志既未得何以中正又受福也曰書云臣作朕股

肱耳目夫劓刖則前後左右皆無聞無行之人五也雖有赤紱將安用之故志未得然猶幸中直之心尚可通乎剛中之賢耳嗚呼使非如祭祀積誠以感之又何以受福哉蓋當困之時二五尤貴誠交

井

吉林問既剛中何以未有功曰剛中言體也汔至言用也夫君子有剛中之德則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歷變于前不能奪也如是則其體已定其出無窮故曰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

井也若其用之也君不盡其下之長而臣或隱其巳之能不亦同于羸瓶而無功者乎

井何以勞民勸相也曰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故君子先之而勞之

旣曰下又曰時舍者何曰汙下之人而欲用于時難矣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無與者何曰中人之性不爲高賢所汲以爲早邪所誘也故甕敝漏而後井谷射鮒故凡與陰虫汙輩所聚者必其以身先破敗者也其讙賢與之子夏曰井中蝦麻呼爲鮒魚

井渫行惻何以求王明也曰猶言見求于王明耳夫王者有知人之明求此井渫之賢而汲之澤及天下矣故曰王明並受其福傳曰膏澤下于民

脩井者何曰威儀一改則身危紀綱一亂則國亡夫君子常井井乎其有條也故無咎者善補過也子夏曰甃亦治也以塼壘井脩井之壞也

寒泉之食何以中正也曰君德而不中正則貴戚有優渥之耗踈遠無沾濡之益是斜口井也惟中正則四方皆被其澤矣詩云池之竭矣不云

自中若孔氏曰九五剛中之主不納非賢必須才行高潔而後乃食之以用人言也

元吉在上云大成者何曰斯井也修之極矣位之高矣取之衆矣澤之不私矣

革

顥問革而信之矣又何以言文明以悅大亨以正革而當也曰文明則人知之悅則人從之正則人服之故人信而可革也悔宜其亡乎

治歷明時者何曰春夏秋冬審而天道成進退存亡審而人極立故革也者權也

不可以有為者何曰莫大于天不專一則不能直遂莫大於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故鞏用黃牛者不為于前以有為于後也

巳日革之卦辭也何於六二又言之曰卦以六二為主文明之賢而上應剛中之君雖變革天下之制度皆在我矣然非巳日其能行有嘉乎

又何之矣者何曰論革可就而其就且至三則非小就矣是謂貞厲斯革也人皆信之其征又焉凶

信志者何曰其湯武為匹夫復讎之事乎苟人未

信巳之志而改命焉大則人以爲篡小則人以
爲紛更約束也故曰有孚改命吉
其文炳者何曰嘗觀斯變於唐堯孔子矣書曰乃
聖乃神乃武乃文論語曰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聽其言也厲炳哉文乎
順以從君者何曰君子雖無文王猶興者也故其
革蔚然外見如豹變也若小人非假君威則亦
莫能革其面所謂民可使由之者也程子比之
自暴自棄過矣
鼎

毅問聖人亨以亨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矣何以又言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也曰非如此聰明神武之聖人其能享神人而致元亨乎子夏曰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

正位凝命者何曰已位不正則天命不凝猶夫鼎也錯諸地不安則餗覆矣茍在我者各止于至善命將焉往詩云命之不義無遏爾窮

未悖以從貴者何曰惡不去不足以遷善舊不去不足以從新賤不易不足以獲貴是故得爲人

之妾遂成人之子得爲人之臣遂安人之民何所悖乎

愼所之者何曰有實之鼎而使有疾之人我即幾何其不載胥及溺哉故孔子不欲遇乎陽貨孟子不肯言乎王驩斯其吉終無尤也

鼎耳革何以失其義也曰五居君位而當鼎耳群臣皆宜爲鉉以舉之者也三反五應上而革其耳君臣之義安在乎夫耳既變其何行如之雉膏不得而食宜乎其然也然五聰明如天而上下巽方降雨澤而和則三也其悔而終吉也

信如何者何曰猶云果如何乎其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孚竊據高位猶私而寵佞欺君而悮國果然覆餗矣其形渥者何曰古者刑諸侯大夫于甸徒有屋之處故曰形渥

問黃耳何以中爲實也曰其君子之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面盎背者乎夫黃耳之問而以金鉉舉之焉中正可以行乎四海矣故執中之堯而得玄德之舜溫恭之舜而遇執法之皐陶宜四方之風動也

剛柔節者何曰君子之事君也不戇而不諂如巠

然故其德斯成其政斯行其社稷之臣乎

震

詔問既恐致福矣何以又後有則曰猶之先號咷而後笑乎夫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虩虩乎其所脩者周矣若是真國之長子也其出也信可以守宗廟社稷又何喪匕鬯之有笑言啞啞斷可知矣王弼曰樂然後笑則也程子曰蝇虎謂之虩

恐懼脩省者何曰雷荐動而群陰解君子恐懼脩省而衆欲退皆自治也

初九何同乎卦辭曰震主也

乘剛者何曰以柔順而乘初九故必震懼危厲大喪其所有升于重高之上始可勿逐而七日得也蓋君子致懼必去其私欲君子去欲斯登于高明也震來者非初乎曰猶六五往來之來與初九震來同億大也九陵在初上也高明之地也

危行與大無喪者何曰既以危行則事皆得中矣又何喪之有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其震往來厲之謂乎張子曰能行已以危則富貴可保

不失其所有也

中未得畏鄰戒者何曰以其中未得也故畏鄰戒耳禮曰視于無形聽于無聲豈家人之所能識乎故曰婚媾有言明夷言主人有言者對行役之辭也

艮

官問艮止也何以又言時行則行曰君子止乎人之所不見則皆天理矣是以不獲其身我且忘也況于人乎內忘我則智深外忘人則仁周仁且智故時措之宜也是故止止也行亦止也故

無咎何以不言吉曰君子之止有殺身以成仁者朱子曰身動物也惟背爲止

思不出位何以象兼山曰止于所止也

艮其趾何以未失正也曰跬步之錯終身之累也片言之誤萬事之債也故君子謹其始而防其微詩云肇允彼桃虫拚飛維鳥

未退聽者何曰二隨初而動循腓隨趾而行二若退聽于初六而爲隨所極則已亦未失正矣足不行而心欲動斯其心不快也隨非九二乎曰三止之主也非退之地也以咸二三比之猶可

見其危初九君曰二心未肯退聽而必欲拯所
隨之三者亦通
危薰心者何曰艮其限是自折列其夤而不屬也
斯人也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免是危
其維止于躬與趾乎
止諸躬者何曰止諸躬則可以止上下矣故無咎
故曰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蓋天下皆關於
一身之正耳程子言不能為天下之止者如何
曰豈有止身而不能止人者哉
以中正者何曰艮其輔則言必顧中正之行而有

序斯如綸如綍悔宜其忘矣

以厚終者何曰程子曰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

事或廢于久人之同患也故敦艮吉

漸

官問漸既言進得位以下又言止而巽動不窮者

何曰言斯進也非有欲心止于至善而巽順以

進如女歸之有序也故有功正邦而其位剛得

中也其大舜乎

居賢德善俗者何曰山上有木其蔭以漸而長居

賢能德行之人于高位則其俗以漸而善蓋君

子之善俗非家至而戶曉之也漸磨之而已矣

小子之厲何以義無咎也曰見之遠者不恤乎近

行之高者不累于卑夫鴻漸于干其識深矣其

知義與幾者乎又何安飽之急求夫小子者邇

見者也

不素飽者何曰以中正之道而進于盤豈惟巳得

其安哉將措天下于盤石之上矣故飲食而衎

衎也不然思天下之飢溺由乎巳其能衎衎乎

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何以又

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曰九三離其群類而與

六四合是其征也雖婦孕不育矣以動于欲而失其道也夫失道寇斯奪之矣以道相保可謂止而巽矣故傳曰守正閑邪以禦寇也陸非鴻之道也

或得其桷何以順以巽也曰六四而在艮剛之上使非順巽幾何其不墜枝而殞身哉故君子從賢以就平也好善以即安也程子曰鴻趾連不能握枝

終莫之勝吉何以得所願也曰陵非鴻之所據也
攸婦三歲而不孕雖有賢臣隔于讒邪其能

子萬民乎夫九五六二正應也但合之有漸耳
三四終奈何
不可亂者何曰篤近所以致遠自卑所以登高故
洒掃應對以窮神也周旋中禮以盛德也夫鴻
漸于逵其所積者厚矣風雷不能亂其行雨雪
不能變其色斯羽也不可法乎
歸妹
保之問既言歸妹天地之大義以下又言說以動
以下不亦背乎曰前自女歸而言也後自歸妹
而言也言歸妹不可不正也夫士之仕也豈爲

不正乎惟以媚悅于主而求曆君子故凶耳未終知敝者何曰夫悅以動其有不敝乎知其敝則可求終蓋有洊上雖雷而不雨者矣故君子量而後出不出而後量臣道也臣其所受教而不臣其所教君道也故朱子曰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有敝也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者何曰小臣而或能補于君其是乎故仲尼或許叔山無趾以德充也征吉者何曰班婕妤爲近之

利幽人之貞何以未變常也曰眇能視雖其明不

能及遠然而亦有所見矣蓋耶九二之目者六五也猶能視六五之家者九二也夫二也若謂五之昏庸休蚕織而有公事則戀矣故未變者猶以恒也柳下惠甯武子爲近之丘可曰跛能履則無僭上之疑而嫡妾之分明耶能視則無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

有待而行者何曰孟光之年踰三十呂望之年踰八十皆抱道愆期之志者也詩云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其位在中以貴行者何曰是即月將望而未望也

其德如是又何必如其娣之袂良哉故君子之
仕也在篤其實其文非所先也在中其行其言
非所尚也
上六無實承虛筐者何曰以陰之極處嫁之終又
何實心之有所承者非虛筐而何豈不敗乃國
事哉蘇秦張儀是也然亦由士刲羊無血耳可
不嚴乎昔晉獻公嫁伯姬于秦筮得此爻史蘇
占之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從其姑六年其
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
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

韓簡子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其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可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嗚呼若能由人而實德又何不利之有夫韓子可與知象已

豐

世寧問既言豐大也以下又言宜照天下者何曰宜照天下以下言保豐也是故日不中則向陽易春而寒谷無輝矣既言宜日中又言天地有消息人與鬼神不足道者何曰天地有消息者

自然之常運宜日中者聖人以人而勝天也

折獄致刑者何曰致治之時生怙惡大亨之日典情心折獄致刑如雷電之皆至也豐其可久乎

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雖旬無咎何以過旬災也曰初之與四雖體均不相應而用事實相濟故君子外不可有上人之心內不可有偏勝之意故程子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斯其災乎

信以發志者何曰豐其蔀而日中見斗俾晝作夜矣當是時也君志昏而羣邪聚君子苟以其行

正君也則君以爲戾已矣若以其言直君也則
君以爲謗已矣故有孚發若其所感之者深矣
如已身未正而諛悅取容以爲發者斯孟子所
謂民賊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矣何以又終不可用也曰上言
其時也下言其義也又何咎哉
旣位不當幽不明何以吉行也曰雖當豐蔀見斗
之世借夷主以共治可謂同心斷金矣
旣天際翔又何以自藏也曰學淺而暗猶思遜友
也位卑而暗猶思下人也夫上六雖豐其屋而

蔀其家矣其中何所有哉故闚戶而無人盖文外飾内者也昔王子伯廖言鄭公子曼滿無德而貪卿以當此爻而曼滿卒被殺然猶不如商辛王安石之似此也

旅

九儀問旅小亨何以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麗乎明曰有剛明之主則可以使旅得所矣柔得中而順乎上止而麗乎明者則可以為旅得志矣孔子主司城伯夷不事惡君似之也

明慎用刑不留獄者何曰明如火則下無遺情慎

如山則上無容私故不留獄

終無尤何獨言得童僕貞乎曰非有即次之體懷資之用其能得童僕貞邪故君子止于至善而後安多識前言往行而後富獲交賢友而後盈雖旅事王朝可用也

未得位心未快者何曰君子懷才抱德必賴位而後行心斯快矣身且處旅雖得資斧將安用之九四近君有未得位乎曰以九居四猶羈旅之臣耳

上逮者何曰雖亡一矢而得乎文明之君則何以

播德舉受天命而在人上非復旅矣故君子不失不得不亡不存君子以明德爲存爲得以利欲爲失爲亡注謂動而無失如射雉失亡發無不中也

以旅在上何以其義焚也曰猶九三以旅與下其義喪也夫旅非在上之人也旅而高亢以在上其災行之故焚巢而喪牛旅非與下之道也旅而過剛以與下其誰從之故焚次而喪僕蓋天下之道雖在旅當處如在家處旅之道雖在上當處如在下張子曰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

凶危其誰告之故終莫之開也

巽

文學問重巽申命矣又曰剛巽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者何曰是以中正爲命矣以中正爲命而柔皆順之故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剛巽中正兼二五言也

申命行事者何曰其所以鼓舞漸磨而入人者深矣是以君子貴有中正之德也不然雖令不從矣

志疑志治者何曰志一也疑則不治治則不疑惟

視人所存耳夫匹夫之志三軍不可奪武人之貞亦不足道也

巽在牀下二何以吉上何以凶也曰在九二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也而況于用其史巫誠允篤志者乎故紛若吉也在上九所謂過于巽傷于和者也而況于喪其資斧優游不斷者乎斯正所謂凶也

田獲三品何以有功也曰君子巽于下人非以喪位也而民久懷矣巽于敬上非以喪身也雖神可享矣巽于信友非以失班也而人皆孚矣悔

宜其亡乎盖乾豆足以格七廟賓客足以穆四門充庖足以肥百姓也
九五之吉何以位中正也曰當巽之任變更其命不中正則有悔而無利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所以求中正也斯是乎無不利有終矣
兊
書林問兊何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曰以剛中柔外而利于正也故程子曰違道非順天干譽非應人故先民犯難者皆是正耳故民忘其勞與死也何獨言先民犯難曰民者天之心也應乎民

即所以順天也利貞者何曰即剛中柔外耳剛中順天柔外應人

朋友講習者何曰其兩相悅乎是故不悅則不合不合則何益之有夫講言乎其知也習言乎其行也故兩講足以明道兩習足以進德猶兩澤足以相潤也

和兌之吉何曰以行未疑也蓋和順于道德以爲悅者乎夫和順于道其行也又何有所疑乎故曰內不忤于心外不忤于人張子謂以陽居下無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

信志者何曰言其志人皆信之矣其論語所謂信
而後諫與勞民者乎故吉
位不當者何曰說可應也不可來也獻謟而進諛
幾何不爲君子之所拒乎
有應者何曰九四當大臣之位君子小人所係以
消長也介然守正而嫉邪惡九五足以成其德
六三不能殃其民喜也非一已之私非慶乎
孚于剝位正當者何曰五所處之位正當孚于剝
之地耳故程子曰堯非不知四凶之終惡以剝
君子也取其畏罪強仁耳若使誠心信小人之

假善爲實善也是危道也

未光者何曰如其德之光也人皆信之又何待于引長其説以于人哉故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朱子謂引下二陽以説者亦通

渙

挺問剛來而不勞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何曰言中也故王弼程子曰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于險四以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于五內剛而無險阻之難外柔而無違道于譽之巽是以亨王乃在中乘木有功也蓋剛來既中而上同于五亦

中者天下之大本故能乘木而行仁也
享帝立廟何以體風行水上也曰渙也幽明一
理能享于帝則能得民之散矣
順也者何曰初六位卑不足與有立也才弱不足
與有任也學淺不足與有行也君順九二壯馬
以拯之渙未至而已濟矣故君子以好善從賢
爲急
得願者何曰九奔二机得卦變之意程傳謂二就
於初以求安乃得願也
志在外者何曰自是者不虛自利者不廣渙躬之

志其在天下國家乎

光大者何曰朱子散朋黨以成大羣之說可謂王道蕩蕩矣

王居無咎何以正位也曰汗身之所出不可僞號口之所出猶可文渙大號而君汗焉其身正不令而行矣斯渙也蓋王居之斯無咎也言有聖人之德在天子之位也

節

官問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何曰此剛柔分而剛得中也不然則苦節道窮矣天地之

節四時聖人之節三重何其有窮乎
制數度議德行者何曰制數度爲政之用也則人有定守矣議德行爲政之本也則人有定師矣故夏時商輅周冕韶舞善制也故鄭遠佞美議也
戶庭門庭之吉凶不同者何曰戶庭言乎其初也當塞而塞知時而直矣門庭言乎其中也當行而塞失時之中矣
居位中者何曰惟其中也故能調濟天下使得其平是故寵幸無粱肉之厭閭閻無糟糠之苦何

以巽于安節也曰甘言中也數度德行自是而
剛定矣安言順也承而奉行之也
上六之辭何以與卦同卦不足以兼六爻乎曰節
言乎其極也其前五爻可兼矣猶震言乎其初
也其後五爻可兼矣故節同于上六震同于初
九

中孚

[illegible]問中孚以利貞務應乎天者何曰言如天道之
正而信焉斯能信及豚魚乘虛而化邦矣抑惟
柔在內而剛得中者乎

議獄緩死者何曰苟微中乎議獄爲故入緩死爲故出斯風也其能悅人乎

志未變者何曰虞安也安于所信之政而不變于他篤信于道者也故吉也故君子安于庸言邪說非所惑也安于庸行曲行非所惑也故變常者招異僞祥者速災詩云雖有姬姜不如憔悴其初與四乎

或鼓或罷何以位不當也曰知命者不驚寵辱見義者不輕喜怒小人不知命故忘其身進退非所專也不見義故役其心好惡無所定也

焉匹亡何以絶類上也曰君子不有所失則無所得不有所違則無所從故君子舍下而謙夫去下而就上幾望之月可以輔日矣又何初九之是戀

有孚攣如何以位正當也曰位者所履之地當者所止之善位不當則下疑夫九五至誠能盡人物之性者也天下中心悅而誠服不可解矣又何咎

翰音登天何以不可長也曰小信破義由行害道故非所信而信之君子以爲僞也非所進而進之君子以爲退也程子曰音飛而實不信終則

衰者也

小過

書林問小過何以言上逆而下順也曰去逆效順君子之所以小過也夫飛鳥遺音此小過者也聞其音可知矣故曰時行也時行則亨蓋小既過而必大也故利貞王註曰下則得安上則遇窮莫若飛鳥也張子曰小過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故曰上逆而下順

過恭過哀過儉者何曰言此之過過之無害者也猶曰小有差失云爾非以謂小者而過之也程

子曰當過而過宜也

不可如何者何曰程子曰其過也飛鳥躁疾速且遠也焉可救乎蓋小人而恃應援動必如是耳故凶若上六飛鳥離之者則以弗遇過之也故王注謂六進而之逆無所措足凶也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孫可過其祖乎曰過祖言德也不及君者言位也故君子有過祖之行斯成遇妣之孝者遇妣之孝斯成遇君之忠故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三四陽也而四取上故言祖五陰也故言妣雖妣實君也

凶如何者何曰君子見惡如疢疾未聞以爲梁肉也禦寇如虺蜴未聞以爲朋似也故對色而思亡者終身不蠱對音而思荒者終身不瞶九三而過防小人之姤其又誰戕之哉

弗過遇之位不當往厲必戒終不可長者何曰君子有不言之言言之反以取尤也有不行之行行之反以速悔也故孝子回轅于勝母之里義士忍渴于盜泉之水昔王拱辰問見南子于尹子尹子曰君焞則不敢見蓋未能磨不磷涅不緇也其知勿用永貞之義乎故易有位不當者

當也蓋魚網而鴻罹也
密雲不雨何以巳上也曰養高者忘勢得道者忘
利知人者擇交見幾者遠害此四者人君屈巳
以求且不能至況巳上乎夫巖穴之賢豈戈繳
可得乎焉能雨我
既濟
挺問既濟亨何以曰小者亨也曰言亨至小者皆
亨可謂亨矣故能利貞則初吉而終亦可免於
亂也
曳其輪何以義無咎也曰有善者喪善有功者喪

功故君子列鼎不食非以飫腹也將使終身之不飢重裘不御非以凍體也將使終歲之無寒故當既濟之初而能曳輪雖首已濟險而尾猶濡亦無咎也

三年克之何以憊也曰太上貴神其次貴心其次貴力貴神之事不疾而速貴心之事不行而至貴力之事三年克之書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終日戒何以有所疑也曰其當既濟之盛乎人情其有所忽乎政事其有所廢乎讒邪或投其間

姦宄或抵其隙宜有衣袽之備也豫九四言勿

疑者何曰言本也此言用也

不如西隣之時者何曰在西隣盥而不薦之時在

東隣則既盥而往之時此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之意也

濡其首何可久者何曰初濡其尾自體以上皆出

險矣但濡後尾耳故無咎上自首以下皆入險

矣方在水頭其故厲蓋在初爲既濟之時而上

已陷未濟之中也其志乎其時乎其天乎其人

乎

未濟

世寧問旣小狐汔濟未出中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矣又曰雖不當位剛柔應者何曰言雖未濟有可濟之理也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辨物居方者何曰世之不濟邪正混處耳故君子辨小人之善也居之于朝以勸善辨小人之惡也居之于野以懲惡如是之不濟者未之有也

濡其尾何以亦不知極也曰程子言亦不知之極也蓋君子見幾而作斯身不危于鄰而震斯家不敗難至于濡尾焉渝胥以亡矣猶爲有知乎

故君子辨之于音也

六三未濟征凶固位不當矣何以又利涉大川曰見義不遷不足以解過臨害不懼不足以去惡故一日克己所以復禮也三年蓄艾所以救危也故未濟雖征凶也而有涉川之男斯免夫大夫子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貞吉悔亡何以志行也曰善救疾者先藥石而後粱肉善除慝者先枝葉而後根本故震伐鬼方而後能行政也詩云芮也有三聲莫遂莫達吉顧

既伐昆吾夏桀

君子之光何以其暉吉也曰光在身者也暉在政者也故致恭以下賢王公之光也得賢以成治雍熙之暉也故光者貞之實暉者光之茂又曰光以禮貌言爭以誠心言皆所謂貞也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之三

繫辭上

官問天尊地卑之章如之何曰此言天地自然之易也人體之可參天地耳故尊卑定之乾坤之體卑高列貴賤之位乾坤定而剛柔斷貴賤位而吉凶生故剛柔摩而八卦盪爲雷霆爲風雨爲日月其究皆男女也故說卦言乾坤生三男三女者此也故由其流行言之曰貴賤曰萬物曰八卦皆象形之別名也由其定體言之曰乾坤曰剛柔曰男女皆天地之異稱也然流行之物

皆在于定體之中故乾坤者八卦之父母也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旣言剛柔斷又言相摩者何曰斷言乎其體也摩言乎其交也故天地不交則八卦不盪德磨之兩扇不摩則齒中之物不得而出也何以不言艮兌曰孔氏曰風雲雷霆皆出於山澤也坤何以言作曰乾主氣坤成形耳故又曰能也易則易知以下者何曰此君子學乾坤之事也故韓康伯曰乾坤易之門戶先明天地尊卑遂涉乎萬物貴賤之位矣男女云何曰豈惟人哉雖風

晝暑日皆男也雨霆寒月皆女也

九儀問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之章如何曰上章既言天地之易此言聖人以之作書君子學之以得天也聖人之設卦爻也則以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其觀象繫辭也則有吉凶悔吝之異矣變化者即前貴賤卑高消長之象剛柔者即前剛柔動靜晝夜之象故六爻之動即三極之道也若是則卦爻非聖人之強畫係辭非聖人之私說故君子以卦爻之剛柔變化者居而安蓋其體即天地動靜之易也以係辭之吉凶悔吝

者樂而玩蓋其心即失得憂虞之易也夫此但以其常言耳至其動也則又觀卦爻之變與其係辭之占斯行皆合天矣故曰自天佑之也何以爻曰變占乎曰變即象之顯蓋已事之所當也占即辭之決蓋已事之所值也故程子曰觀象玩辭而能通其義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則動不違天矣

彖者言乎象之章如何曰彖斷一卦之辭也爻斷一爻之辭也吉凶悔吝无咎即所謂辭也列貴賤齊大小以觀卦爻之象之事也辨吉凶憂悔

吝震無咎則玩卦爻之辭之事也然卦爻有小大貴賤斯辭有吉凶悔吝無咎之險易不同也故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君子觀其象而玩其辭

顓問易與天地準之章如之何曰此承上卦爻之辭而言也言天地之道大化而已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也易之卦爻辭能知之是其準也惟準也則高明配天智周萬物旁行而樂天知命博厚配地道濟天下不流而安土敦仁是彌其大也範圍曲成兼知晝夜是綸其化也註云窮

理盡性至命者何曰亦猶是焉耳

增問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何曰承上言易非獨與天地準又兼乎天地也蓋道易也兼陰陽而言也故自其流行言之謂之道自其各正言之謂之性斯道也非人之所易識也蓋藏諸用者盛德也獨謂之仁者非矣顯諸仁者大業也獨謂之智者非矣斯皆生生之易所謂道也安在乎在天地焉成象效法是也乾坤所由名也在人事焉極數通變是也占事所由名也斯皆兼陰陽而言道其神矣乎夫仁者見陽而不見陰智

者見陰而不見陽百姓又日用而不知則易道不測之神鮮矣故曰非人之所易知也繼成何以又曰善性曰繼如日新之德便欲生物豈有惡意乎成如富有之業皆能成物豈非所性乎孟子之言性善其本諸此乎歐陽脩童子問亦左矣孟子不援此以證而以情才言者何曰蓋學易而有用者也鼓萬物之謂何曰兼天地萬物而言也故曰道在天地先太極生兩儀也

世寧問易廣大者何曰此又言易之廣大不外乎天地也夫乾能專直坤能翕闢是以能廣大也

故易之廣大即天地也言廣大而又言變通陰陽之義者何曰廣大自其定體言也變通陰陽之義自其流行言也又何以言易簡曰言乾坤之廣大變通者非有所難而煩也即太極之至德也故其曰配者非以彼配此之謂也猶曰配天地而觀廣大斯可見矣故曰廣大即天地也

孔氏曰遠不禦靜而正者互言也

係之間易何以崇德廣業也曰夫易在天地則爲易在人性則爲道故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是以富有而日新也人之智禮成性而道義出

乎其中是以德尊而業廣也德尊言乎其道也圓也業廣言乎其義也方也故孔子言博文考智崇也約禮者禮卑也蓋智禮之性不成非狂則偏矣其至中之道義此心必不能變化而出也

擬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者何曰上章言易之約惟智禮此言易之博兼天下之賾動也然其究不外脩身耳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下七爻之謂也故中乎九二同人九五皆言行也大過初六言慎也言行脩身當慎如白茅也謙九三

言人臣處勞之道也乾上九言人君守位之道也節初九言密也舉君臣皆當如是也負乘言其不能如前之六爻也君臣不能如前之六爻是爲君賊臣其位可盜而取矣天下之道莫大乎君臣脩身之事莫過乎言行故擬議之學惟此爲要也然則擬議止于七爻乎曰七爻舉其例耳今若擬議七爻則又必以己之所宜者非也舊文也卦獨有象而無辭乎曰此互言也是故形容物宜在爻亦有之矣會通典禮在卦亦有之矣先象而後辭者先卦而後爻也賾與動

奚別乎曰賾以言之頃雜言動以行之爻錯言也

顥問天一地二之章如何曰此言天地陰陽之數具于河圖而聖人因之立蓍明易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是故天之五位相得而有合則一合九三合七并五而為二十五也地之五位相得而有合則二合八四合六并十而為三十也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行鬼神如下大衍之數以成六十四卦者是也故又申言之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鬼神之所為乎言變化即

神也何以獨用五十曰地不可過乎天也乾坤之策者何曰舉二太以見二少耳然計二少掛扐之策當三百六十也引伸觸類者何曰自八卦小成而言以至六十四卦也若指四千九十六卦則六十四卦者不足以畢天下之能事其文又何以承八卦小成也五位相合何以又曰相得曰不相得則不合故其曰各者非以天數合于地數也蓋分天地而各言也故二十有五及三十者即各相合之積也顯道神德行者何曰道隱也而顯之則可與酬酢矣行顯也而神

之則可以祐神矣然酬酢即佑神皆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書林問聖人之道四者何曰至精者尚辭尚占之事也至變者尚變尚象之事至神尚占之事也至變何以兼尚象也曰象者變之定體變者象之根本況經于至變之中而已具象變之文乎夫辭占之至精以其極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足以知來物而有爲有行矣象變之至變以其研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而成文定象矣參伍錯綜者何曰揲著之法雖皆四數然其初則參

天兩地而倚數也況揲一并四揲亦五乎蓋凡
數四八則方參伍則圓方則體而定圓則神而
變也錯其數左右相交也綜其數并左右而合
之也

問夫易何爲者何也曰此言聖人先能用易而
後能作易也故開物以下言聖人用易之事也
故自何爲者以下言聖人以易之開物者而通
志也以易之成務者而定業也以易之冒天下
之道者而斷疑也蓍之德以下則其故也圓神
所以開物也方知所以成務也易貢所以能冒

天下之道也故聖人洗心藏密所以能通志之學也吉凶同患所以能成務之學也知來藏往所以能斷疑之學也聰明睿知神武不殺則言其資耳聖人有是資又有是學故能明天道察民故崇此神物以前民用若上通志成務以斷疑也夫神物即易也豈難知哉近譬之即人出入之門戶可見矣夫斯門戶也何莫而非乾坤變通象器法神者哉又豈小乎哉出于太極生于大業見於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聖人蓍龜也夫易既如此故聖人又則天地日月蓍龜以作

易耳兼天地日月蓍龜者聖人也故四象以示之下中言通志定業斷疑也言其所示所告所斷者皆天地蓍龜之意非聖人之私説也

九儀問自天佑之之章如何曰此言天佑履信思順之人人能學易至于默成不言而信之地則爲天所佑也故書不盡言以下言聖人作易之事也化而裁之存乎變以下言學者學易之事也然作易之事不過立象盡意係辭盡言而已情僞皆出于意也利神皆出于神也故立乾坤之象其易之意可盡矣係以乾坤之辭其易之言

可盡矣乾坤者包六十四卦而言也夫意在象外者也故形而上者謂之道言在象後者也故形而下者謂之器故自道而言則爲變通焉自器而言則爲事業焉是何也聖人之立象也極天下之賾皆存乎卦故象立其道之意可得而盡矣聖人之係辭也鼓天下之動皆存乎辭故辭繫其器之言可得而盡矣變通神明則學形而以上之道之事所謂意也極行則學形而以下之器之事所謂言也盡不言之所以盡言也故曰不言而信也如是後信而能順乎天天豈

不佑之哉其曰人助之者天人一理也得人斯得天矣是爲蓍也自天尊地卑以下皆天地自然之象以爲畫爻其天一以下始兼蓍而言也

繫辭下

九儀問八卦成列之章如之何曰此言聖人立卦及係辭不外乎仁義以生人也故八卦成列以下言六十四卦之所由立而極變也係辭焉而命之以下言吉凶悔吝之辭皆因乎此變化也剛柔立本以下言卦爻之變之故也吉凶貞勝以下言係辭因變之故也乾確然以下言卦寺以

兼乎爻象之意而合乎吉凶之辭也爻象蓋動
于卦之内功業所由生也故曰八卦成列象在
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吉凶蓋見乎卦
爻之外聖人之情所由著也故曰係辭焉而命之
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生乎動也是故曰卦爻
曰係辭凡以明天地之生物聖人之生民耳天
地之生物也有剛柔即卦爻之象也聖人之生
民也有仁義即吉凶之辭也旣言吉凶貞勝又
言天地日月天下之動者何曰皆指吉凶所見
之處也天人一理也

書林問庖羲氏之章云何曰此言前聖作易後聖用易之事也故庖羲初觀法象及鳥獸之文草木之宜若近取諸身而後遠取諸此類之物也故始作六十四卦而陰陽神明之德萬物雜揉之情皆具矣故取象十三卦之物皆卦所有也十三卦舉其槩耳庖羲神農言取離益者何曰佃漁耒耜二聖之所由名也黄帝堯舜言取乾坤者何曰三聖其道之至時之中乎當其世可謂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衣裳舉此其大耳雖其下八卦皆此義也是故水陸有宜生殺隨時上古

之質可華則華當時之文可典則典皆乾坤交
泰之志垂衣裳而治天下者也
易者象也以下云何曰證取十三卦之故也彖爻
所以立其體吉凶悔吝所以達其用皆像也
挺問陽卦多陰章云何曰天中之物皆地也地中
之氣皆天也是故其婦貞者夫之良也其夫良
者婦之貞也惟君子以人而勝天故一君而二
民
保之問又釋九卦十一爻之辭如之何曰此章以
咸九四爲主言聖人體天道自然之屈伸也其

屈也精義入神所以出而致用也其信也利用安身所以入而崇德也困六三言不能利用安身死期將至者由未精義也解上六言能精義入神藏器于身者將以致用安身也噬嗑初九上九否九五鼎九四皆申安身之意也是必先知精義則免滅趾滅耳折足之患而係于包桑矣豫六二復初九皆申精義之意也蓋其望萬夫而無祇悔者皆此知幾不遠復也損六三益上九又推言之也言精義未至于致一欲安身必至于或擊矣是故體用一原屈伸一道君子

之學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同歸以行言也一致以知言也不諂不瀆何以爲知幾曰以吉凶之先見也諂則辱身焉瀆則傷身焉致一而言化醇化生者何曰天地惟一氣聖人惟一理

顥問易之門者何曰此言文王所係諸卦辭之名物舉乾坤其槩耳夫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凡諸陽卦之名物凡諸陰卦之名物豈能外是門乎惟乾坤二物也故剛柔有體體天地之撰惟二物陰陽也故陰陽合德通神明之德夫其稱名

雖雜以體天地之撰而不過于稽陰陽之類以通神明之德也其皆聖人扶衰世之意乎故其稱名之雜也凡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皆備具乎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之中所謂體天地之撰也其稽類也稱名雖小也取義類則甚大指則甚遠辭則甚文言則曲而中事則肆而隱是皆因疑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所謂通神明之德也故曰其衰世之意邪此兼卦爻言乎曰再以九卦專言卦也易道屢遷以下三章專言爻也

世寧問聖人素乎患難行乎患難今日作易者其
有憂患則聖人亦以憂患動心乎曰非也言是
易乃聖人當憂患之時而作也其下三陳九卦
則示人以處憂患之道耳有敘乎曰初陳者言
九卦可用以脩德也再陳者言九卦之德所以
可用也三陳者言所以用之之方也如曰履和
而至所以可爲德之基而人當和行以學履也
九卦亦自有敘乎曰外立履而柄謙內復本而
恒固雖可已矣君或忿慾內動則當損嘉言善
行外接則當益斯爲備耳然此其素也遭困而

不知辨以陂其操則前德俱喪矣能辨焉然後
可以井地而異制也言立而後能權也基本地
奚別乎曰基自其所立之位而言也本自其所
養之始而言也地自其所行之處而言也猶曰
無入而不自得也
官問易之爲書不可遠者何曰言易道不可遠也
夫道雖屢遷惟變所適似甚難而可遠矣然出
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如師保父母之在上則未
嘗無典常而可遠也苟非德行之人神而明之
不泥于典常則流于變遷易道豈可行乎出入

内外云何曰無易與人而言也出入猶行藏内外猶隱顯

原始要終以為質者何曰此言易原始要終以為卦體故六爻之事惟其時焉其初難知以下言初上二爻也雜物撰德以下皆言中爻也中爻謂二五也言中爻雖雜物撰德而辨諸爻之是與非蓋一卦之折中也王弼所謂約以存博簡以無衆者也然大要存亡吉凶耳觀彖辭則見矣彖辭多主二五而言也故其下言四爻而二五獨貴多譽蓋天下之道中而已

九儀問三才之道云何曰言卦有六爻之故也故三畫不足以備萬物而爲四千九十六卦之說者亦非所以盡易也爻有等故曰物者何曰孔穎達曰言爻有陰陽貴賤等級以象萬物之類也猶曰剛物柔物也物相雜故曰文者何曰主爻之變動而言韓康伯曰剛柔相錯猶玄黃相織也文不當故吉凶生焉者何曰文理也當理則吉失理則凶也

易辭之危何以言百物不廢也曰夫易也舉天下之物皆可以爲戒懼之資矣故曰其要無咎也

要猶要領或曰平聲讀歸義也

官問乾天下之至徤之章如何曰吳幼清曰至徤以下言天地之能也說諸心以下言聖人成能也變化云爲以下言人鬼百姓與能也何言乎百姓人鬼與能也曰天地之變化人事之云爲其吉凶有災祥之先見故觀變化云爲之象而天地萬物形器之實可得而知也玩吉事有祥之占而吉凶悔吝方來之故可得而知也人謀鬼謀百姓皆可與能如朝覲祭祀商旅是已是何也八卦以象告而剛柔雜居是皆變化云爲

也是以象事知器矣爻彖以情言而吉凶可見是皆吉事有祥也是以占事則知來矣然其剛柔雜居也則有變動以利言以下其吉凶可見也則有將叛者其辭慚以下大抵係辭上下兩篇多言卦爻之所以立與辭之所以係也辭之所以係則本卦爻有是情耳故其書曰係辭

說卦

問幽贊神明生蓍然何曰此言聖人立蓍之故也言聖人之作易也既設卦爻係辭矣又幽相神明生起用蓍之方以爲後人求卦玩辭之門

也是何也易之卦爻觀變陰陽發揮剛柔而有
者也易之係辭和順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
以至命者也蓍則通乎神明而數倚乎天地即
陰陽剛柔之義道德性命之理也故可用以成
卦爻及係辭耳六畫成卦兼陰陽剛柔而言也
六位成章何以不言仁義乎曰非仁義其能分
陰陽用剛柔哉
九儀問先曰天地定位又曰八卦相錯者何曰非
天地定位則山澤風雷水火不相交也惟天南
地北也故山天之陽也而處于地之西北澤氣

可得而上山矣澤地之陰也而接乎天之東南山氣可得而湧澤矣雷天之陽也起于地之東北盖陽在陰内奮出而爲雷雷動而風從也風地之陰也發于天之西南盖陽在陰外周旋而爲風風發而雷應也火東陽也木之子也水西陰也金之子也一往一來日月之所以代謝寒暑之所以屈伸天地之所以交互者也又何射之有乎故曰非天地定位八卦不交也故下章曰雷動風散雨潤日晅艮止兌說而皆歸于乾君坤藏也何以曰易逆數也曰卦之逆逆者固逆

而順者亦逆也故自天運言先寒春而後乾夏順也自生卦言則是四而三三而二二而一者也

世寧問先天既言天地定位而後天乃置天地于西北西南者何曰先天自對待而言故天地定位而雷風山澤水火相錯于其中後天自流行而言自雷而風而火而澤而水而山以旣成萬物皆役于坤而戰于乾也即所謂水火相逮而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者乎其以地爲西南者言地之道其盛于此時乎蓋夏秋之交也以天

爲西北者天之道其衰于此時乎蓋秋冬之交也是故地道盛而天道衰也地道盛者萬物之畢達也天道衰者不復生物而有待于未震也故坤西南曰致役乾西北曰戰戰者陰陽相薄也故曰文王得天地之用而夫子固曰數往者順也

保之問八卦之德如之何曰健而順順而動動而入入而陷陷而麗麗而止止而斯悅矣故生卦之序自乾兌交卦之序自乾坤

乾之六爻皆言龍此以言馬而以震爲龍者何曰

震乾之長子也震且爲龍乾不言可知矣由是知乾爲牛亦可也奚獨馬乎何謂也曰坤爲牝馬乾可爲牡牛故雖鷄雉羊豕亦皆可通也故知八卦之物舉其大耳近取諸身亦由是也

九儀問乾坤之生六子謂揲蓍以求爻乎曰自然之象亦如此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亦謂此也

廣八卦之象如之何曰觀此以見萬物之情皆可類矣先儒謂一梅一兎皆可起八卦正此意耳如乾爲玉矣凡玉之次以至頑石之類皆可推

七卦也乾為木果矣凡果之下以至枝葉根苗之類皆可列七卦也胡仲虎謂有相對取象相因取象有一卦之中自因取象者其說亦庶幾也荀爽九家易解則有增多其文者則或因是而生正所謂觸類之學也

序卦

詔問韓康伯謂序卦非易之蘊而朱子則以為非易之精者如何曰皆非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者其序卦乎不然序卦之序自乾兌交卦之序先震巽合易序卦皆非生非交也其精蘊自可

見矣故曰易不可為典要泥象數筮之說者
皆其末焉耳
需待也而曰飲食必有訟者如之何曰凡有利必
有爭也比必有所畜何以受之小畜無妄然後
可畜何以受之大畜也曰以政合者畜之小以
德合者畜之大也蠱者壞也而曰以喜隨人必
有事有事而後可大者何曰以喜隨人者非行
所無事也故蠱言事由此而生也故雖可大之
業亦由是而基焉耳故受之以臨致飾然後亨
則盡受之以剝者何曰賁外飾也故剝不養則

不可動有其信者則必行之義異也而受卦爲大過小過者何曰大過美之至也小過失之細也是故養而動則大過乎人自信而行能無失乎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者何曰漸進而不壯矣傷乎外者必反其家何曰時不可仕而家食也既解蹇矣又有所失而損者何曰此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者也困乎上者必反下何曰此不得乎人而反求諸已也其諸澤無水則濬井乎大抵易卦變遷其義各有攸指是故序卦不作則易之精蘊亦不可見矣

雜卦

九儀問雜卦云何曰不以序也錯其卦對待而什之故雜卦也鄭玄以爲大過以下卦指不協似錯亂者如之何曰不然大過對頤既濟其始漸則對歸妹未濟也

涇野先生周易說翼卷之三終